

周書

四十五  
至五十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9  
8



文庫 11  
D 269  
8

周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若乃選君德於列  
辟。觀遺烈於風聲。帝莫高於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  
其道。垂文於六學。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驟遷。五

周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御田泉文庫

48-11063

010190558814

紀遞襲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  
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彫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既興晉  
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  
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鏤  
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  
斁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  
好經術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  
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  
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  
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鈔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  
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高祖  
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  
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  
之盛事也其後命輜軒以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  
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  
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  
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  
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  
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盧誕范陽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燕  
爲給事黃門侍郎營丘。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  
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  
歸就養父母旣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壟遂有終焉之志魏景明中  
被徵入洛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

直散騎常侍。竝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朝。朝廷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邑五百戶。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除秘書監。後以疾卒。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辯之。也。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稍遷明

威將軍。員外侍郎。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大統六年。攜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年。改封安息縣伯。邑五百戶。遷行臺右丞。出爲華州長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轉工部中大夫。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光爲長史。進爵燕郡公。武成二年。詔光監營宗廟。旣成。增邑四百戶。出爲虞州刺史。尋治陝州總管府長史。重論討渾之功。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戶。天和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少時常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旣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

崇佛道

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嗣大象中開府儀同大將軍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平重乃留事梁主蕭詧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遷員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還拜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修迺遣宣納上士桺裘至梁徵之仍致書曰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遙塗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緇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疎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益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修人紀咸理朕寅奉神器恭惟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卜寶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東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

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涪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為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詔答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矜。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蕭。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注送之。梁主蕭歸。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其行於世者。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魏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竝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

然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因送河東。屬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太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開府屬。轉從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行下邳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忘。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紉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旣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經畧論并月錄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朝廷旣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磔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

演說

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昇堂觀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欽遲之。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討乎。高祖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縣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旣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並行於世。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人之操。弱冠爲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永安中。釋褐安西府長流參軍。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旣而太祖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



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年。加授建忠將軍。左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歷弼府西閤祭酒。功曹。諮議參軍。魏廢帝二年。太祖詔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帝踐祚。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太學博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修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以遜爲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旣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旣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緩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爲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

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錄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眾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觀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以下闕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為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聰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常，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疆，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疆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耀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輪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

生徒

存物。意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詔魯公與畢公賢等。俱以束修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爲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戶。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增邑一百戶。宣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增邑二千戶。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於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成說。發杜氏違辭理。竝可觀。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有貧且賤之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之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壅之可以壞山。況乎肖天地之貌。合五常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好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趣於尚中。庸之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經術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挾黼藻之美。大則

必至公卿。小則不火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腐儒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胃窮則終於弊衣箠食。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樗之所產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史臣每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歷陰陽緯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蹟。故能馳聲海內。為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九月二十  
四日午後海晏日者墊後然無風

周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終

周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

周書卷四十六

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帛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已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爲難者可以爲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爲孝義篇云

李崇字長卿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胃員外散騎侍郎崇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魏孝武西遷崇時在四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崇爲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時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構已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既至州遂與崇謀執壽興以成其計仲密乃置酒延壽興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崇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爲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遂與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眾據城遣崇詣闕歸款太祖嘉

之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蜀人未卽降棠乃應募先使諭之旣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咎辱之異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躡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撝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祕書監虬之次弟也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邑三百戶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虬爲祕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太祖謂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若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攻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旣在外方爲吾徒心腹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

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瘡。遂爲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年十二。遭父艱。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讎。枉國蔡國公廣。欽其名行。引爲記室參軍。年始弱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手刃衆寶於京城。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大象末。位至兵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爲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州。明年。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循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並有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

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參曹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行義歸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猶殯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外配者，竝遣還之。仍賜田二百頃，尋除陝州刺史。天和二年，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者數載。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重可至性。及可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萑，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白，穎州刺史。大統中，板萑，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毀過禮，每一痛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母喪，哀慕不



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世宗嘉之。乃下詔曰。孝爲政本。德乃化先。旣表天經。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寤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述。可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山櫛。風沐雨。形容枯槁。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王簿。竝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修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洗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

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  
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  
見一老公以金錕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  
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其  
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歿  
號踴絕而復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  
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史臣曰李棠柳檜竝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貞情可與青松  
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棠禮闕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  
雄亮銜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輦  
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爲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自隴畝曾無師資  
之訓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義農何遠  
之有若乃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九月二十

三日曜日博學不甚著

之有若六篇濕天此若此類出具之類表云云

周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藝術

龔儁

蔣昇

姚僧垣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王若龔儁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尅定鄴郡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

及左圖 張

藝文通志

以天官稱史元華相繼擅奇許爽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爽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與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魏太昌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為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偽為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敕模寫及代舍人王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大悅費也頭已曾得魏帝敕書及見此敕不以為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縣男邑二百戶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為子出為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徵教世宗及宋獻公等可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修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與也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啟太祖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詔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八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為大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先滯還拜小御正尋出為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戶後以疾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儁魏南平王州從事中郎趙興郡守昇性恬靜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符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三年東魏將賈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王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賈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

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問昇。昇對曰：「春在東，熒惑又在井鬼之分，行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邙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白太祖曰：『蔣昇罪合萬死。』太祖曰：『蔣升固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戶。除河東郡守，尋入爲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禮年二十四，卽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

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脩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王帥直閣將軍。梁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略今古，則爲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張嶠。嶠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

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尅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爲燕公子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勲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卽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腳疼痺猶自孱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卽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卽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

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昏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坦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為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坦為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坦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以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坦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為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坦曰姚

公為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敕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敕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坦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詔僧坦赴行在所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坦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坦曰常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

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詎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效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誠衣白。恰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記。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效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為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陪遊積歲。恩顧過隆。乃錄憲功績。為傳送。上史局。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茂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效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為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郝偉等竝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



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人也。少以字行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從破平涼有功，賜爵容城縣男。加鷹揚將軍。後爲燕郡守。祖鎮，襲爵爲員外散騎侍郎。父瓊，太和中襲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至鄜城郡守。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饑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友。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魏孝武初，遷鎮遠將軍，尋除步兵校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尋授銀青光

祿大夫，加中軍將軍，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已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除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儉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魏恭帝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六官建爲外史上士。孝閔帝踐祚，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時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詔季明從軍，還除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白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

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  
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  
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  
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  
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  
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符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  
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  
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  
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覲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水雨年復不登民將  
無覲如又荐饑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  
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  
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  
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  
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  
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微置鼓樹木以  
求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  
湯之罪已高宗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已節用慕質惡  
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家袒褐未充  
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  
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  
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

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解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等石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祕府，藏言之奧，帝王所寶。此焉攸在。目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旨，卽遣修營。在再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解宇方立。天和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爲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及龔儁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于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王蕭登觀

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增邑二百戶。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後以疾卒。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薨。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坦。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則。亦傳其家業。時有強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魏時。有李順興者。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練。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愀怛。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論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亦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之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遊行民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處。皆敬而信之。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早依隨護。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勝。并婢僕等。竝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竝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憐。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投之。隨卽漏之於地。人或問之曰。汝何為也。強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

首山長安城遂空廢後亦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為傳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坦詎候精密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為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九月二日

周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終

馬山生鳳節  
氏開印

周書卷四十八

馬山生鳳節  
氏開印

列傳第四十

蕭譽

蕭譽字理孫蘭陵人也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梁武帝所嘉賞梁普迦六年封曲江縣公中大通三年進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陽州刺史初昭明卒梁武帝舍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譽既以其昆弟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

周書卷四十八

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嘗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尅已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昔之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卹民，蓋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沉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案忘饑，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戍將懦弱，關市恣其哀刻，豪猾多所苞藏，竝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啟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欵意。於是境內稱治。大清二年，梁武帝以嘗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以代嘗。纘恃其才望，志氣矜驕，輕嘗少年。州府迎候有闕，嘗深銜之。及至鎮，遂託疾不與纘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凌蹙纘，纘懼爲所擒，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嘗拒之。梁元帝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嘗兄弟。會梁元帝與嘗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慄各率所領入援金陵，慄下峽至江津，嘗次江口。梁元帝屈郢州之武成屬侯景，已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嘗自江口將旋湘鎮，慄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纘時在江陵，乃貽梁元帝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在此，欲應嘗。嘗信之，乃鑿船沉米，斬纘而歸。至江陵，收慄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嘗於湘州。嘗又告急於嘗，嘗聞之大怒。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竝發兵，下赴國難。嘗遣府

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  
毅喻督令自行督辭頗不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先與督不協潛與  
元帝相知尅期襲督未及發會督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  
據樊城拒命督遣使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急令其子  
遷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資遣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  
大隄樊城已陷督擒方貴兄弟及黨與並斬之纘因進至州督遷  
延不受代乃以西城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猶歸於督督以構  
其兄弟事始於纘將密圖之纘懼請元帝召之元帝乃徵纘於督  
督留不遣杜岸兄弟給纘曰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  
西山以避此禍使君旣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此義舉事無不  
濟纘深以爲然因與岸等結盟誓纘又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  
聚衆纘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與杜岸

馳告督督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並擒之纘懼不免  
因請爲沙門督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  
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之干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  
就督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督曰正德肆亂天下崩  
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  
叔逆順安在督謂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  
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督  
旣攻柵不尅退而築城又盡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督  
軍中霑漬衆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懼督不振  
以其屬降於江陵督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澧  
水初督囚張纘於軍至是先殺纘而後退焉杜岸之降也請以五  
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督母保林龔氏

登陴閉門拒戰。會晷夜至，龔氏不知其敗，謂爲賊也。至曉見晷，乃納之岸等。以晷至，遂奔其兄獻於廣平。晷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竝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疎屬，下蠶室。又發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晷旣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太祖令丞相府東閣祭酒榮權使焉。晷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圖襄陽。晷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榮爲質，以請救。太祖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晷乃獲安。時朝議欲令晷發喪嗣位。晷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榮權時在晷所，乃馳還具言其狀。太祖遂令假散騎常侍鄭穆及榮權持節策命。晷爲梁王。晷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晷留蔡大寶居守，乃自襄陽來朝。太祖謂晷曰：王之來此，頗

由榮權。王欲見之乎？晷曰：幸甚。太祖乃召權與晷相見，仍謂之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其失信。晷曰：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晷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晷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晷爲梁王，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晷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歸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竝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太祖乃置江陵防王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內實兼防。晷也。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



及。督。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隨。侯。方。兒。來。寇。督。出。師。禦。之。純。隨。等。退。歸。夏。口。督。之。四。年。督。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督。督。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督。之。六。年。夏。震。其。前。殿。崩。壓。殺。二。百。餘。人。初。江。陵。平。督。將。尹。德。毅。說。督。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俘。囚。士。庶。竝。為。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誰。與。為。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遺。噍。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寮。隨。卽。詮。授。既。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畧。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陛。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督。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督。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居。殘。毀。于。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意。其。詞。曰。嗟。余。命。之。舛。薄。實。賦。運。之。逢。屯。既。殷。憂。而。彌。歲。復。坎。壈。以。相。隣。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

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  
范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申。豈妖沴  
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輕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  
雄勇。恧二東之英華。豈三石於杜鄴。異五馬於琅邪。直受性而好  
善。類蓬生之在麻。異無咎而霑慶。將保靜而蠲邪。何昊穹之弗惠。  
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爲茂草。赤縣遶於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  
撫衿而咨嗟。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知己。况託夢於霄極。寵渥  
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  
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卽驅傳於  
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既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  
趾。此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攜貳。遂留滯於樊川。  
等勾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焉。聖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  
歟之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于彼南荆。旣車徒之  
絕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  
泯。實有感於恩靈。矧吾人之固陋。迥飄薄於流萍。或沉滯於茲土。  
復期月而無成。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警縈。寡田邑而可賦。闕  
丘井而求兵。無河內之資待。同滎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擊柝。晝子  
子而揚旌。烽凌雲而迥照。馬伏櫪而悲鳴。旣有懷於斯日。亦焉得  
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  
實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揄揚於宋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  
而歎屈。長沙濕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而  
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圍隸而爲寇。聚  
臧獲而成師。窺覬津渚。跋扈江眉。屢征肇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  
有扈興於夏典。採芑著於周時。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

逋穢其能幾。會斬馘而舉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  
 路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答在位八載。年四十四。保定二年二月。  
 薨。其羣臣等。葬之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答少有大志。不  
 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  
 飲酒。安於儉素。事其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  
 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  
 方便以避之。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薄領。好為戲論之言。以此  
 獲譏於世。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  
 明義疏四十六卷。竝行於世。答疆上既狹。居常怏怏。母誦老馬伏  
 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木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  
 遂以憂憤發背而歿。高祖又命其太子歸。嗣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答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

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  
 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  
 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  
 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竝來附。皎送其子玄響。  
 為質於歸。仍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高祖詔衛公直督荊州總管  
 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  
 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  
 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虜。長沙巴陵竝陷於陳。衛公直乃  
 歸罪於歸之柱國殷亮。雖以退敗。不獨在亮。然不敢違命。遂誅  
 之。吳明徹乘勝攻剋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  
 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  
 尚書僕射王操拒守。歸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敗之。明徹退。

保公安。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歸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歸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為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敗，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歸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以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歸之十年，皎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禪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高祖許之，詔以基平都三州歸之於歸。及高祖平齊，歸朝於鄴。高祖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倚角之事。詞理辯暢，因涕泗交流。高祖亦為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高祖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高祖指謂歸曰：「是登

翻鼓吹

陣。馬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高祖大笑。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為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高祖曰：「梁主乃能為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高祖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固以為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三百兩，銀一千兩，布帛萬段，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歸來朝。長安，隋文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

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歸在位二十三載年四十四五年五月薨其羣臣葬之於顯陵謚曰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方境內稱治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六小乘幽微並行於世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蕭琮嗣位年號廣運

琮字溫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初封東陽王尋立為皇太子及嗣位隋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之二年隋文帝又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于長安隋文帝仍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鄱州琮叔父巖及弟巖等懼弘度掩襲之遂虜居民奔於陳隋文帝於是廢梁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王各給守墓十戶尋拜琮為柱國封莒國公自晉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是歲在丁未凡

三十有三歲矣晉子嶽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岷東平王岑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歸子璣義興王瑒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瑀新安王瑨之在藩及居帝位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准褚珪蔡大業典眾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翼民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凝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晉子嶽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嶽字道遠晉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幼聰敏有成人之量晉之

爲梁主立爲世子尋病卒及答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答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中荊州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爲主以禦隋師爲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答第六子也性淳和幼而好學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卒贈侍中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答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獻字欽文歸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特爲歸所愛位至荊州刺史初隋師至都州梁之百寮咸恐懼計無所出唯獻建議南奔入陳授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及陳亡吳人推爲主以禦隋師戰而敗與巖同時伏法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梁尚書儀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答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出鎮會稽大寶爲記室領長流答蒞襄陽遷諮議參軍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答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答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答納之及爲梁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領襄陽太守遷員外散騎常侍吏部郎俄轉吏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加授大將軍遷尚書僕射進號輔國將軍又除使持節宣惠將軍雍州刺史答

於江陵稱帝。徵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又加雲麾將軍荊州刺史。進位柱國軍師將軍領太子少傅。轉安前將軍封安豐縣侯。邑一千戶。從歸入朝。領太子少傅。歸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歸之三年卒。歸哭之慟。自卒及葬。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爲公。謚曰文凱。配食答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詞贍速。答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答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以答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答女宣成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

大業字敬道。有至行。父沒。居喪過禮。性寬恕。學涉經史。有將命材。

屢充使詣闕。初以西中郎府參軍。隨答之鎮。答稱帝。歷尚書左丞。開遠將軍監利郡守。散騎常侍。衛尉卿。歸嗣位。遷都官尚書。除貞毅將軍漳川太守。入爲左民尚書。太常卿。歸之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有五子。允恭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梁滅。入陳。拜尚書庫部郎。陳亡。入隋。授起居舍人。

蔡允恭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也。答母龔氏之外弟也。祖靈慶。海鹽令。父景休。臨川內史。操性敦厚。有籌略。博涉經史。在公恪勤。初爲答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答承制。除尚書左丞。及稱帝。遷五兵尚書。大將軍。鄧州刺史。尋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爲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參掌選事。領荊州刺史。操旣位。居朝右。每自挹損。

深得當時之譽。歸之十四年卒。歸舉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羣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起家祕書郎。歷太子洗馬。中書黃門侍郎。

魏蓋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數從軍征討。以功累遷至郡守。督益襄陽。以蓋德爲其府司馬。督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及督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黃縣侯。邑千戶。加車騎將軍。督之二年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歸之五年。以蓋德配食督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督蒞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擒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督承制。以爲將軍。尋拜大將軍。及稱帝。除護軍將軍。進位柱國。封新野縣侯。邑千戶。督之三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食督廟。子德毅。多權略。位至大將軍。後以見

疑賜死。

薛暉。河東人也。有才略。身長八尺。形貌甚偉。嘗督禁旅。爲督爪牙。當禦侮之任。與尹正攻獲杜岸於南陽。督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進位柱國。除領軍將軍。歸之二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有六子。子建。子尚。知名。

許孝敬。吳人。小名嗣兒。勁勇過人。爲督驍將。以大將軍守河東。旣無救援。爲吳明徹所擒。遂戮於建康市。贈車騎大將軍。子世武。嗣少襲父大將軍。好勇。不拘行檢。重賓客。施與不節。資產旣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奔陳。事覺。伏誅。又有大將軍李廣。會稽人。早事督。以敢勇聞。沌口之役。先登力戰。及華皎軍敗。爲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贈太尉。追封建興縣公。謚曰忠武。

魏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以錄事



參軍隨答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掌書記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欵遂有得其書者進之於答答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答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歷位中書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書吏部尚書答之六年卒贈侍中護軍將軍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沈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大府少卿

劉盈彭城人以西中郎府錄事參軍隨答之鎮有器度勤於在公答之軍國經謀頗得參預歷黃門郎中書監雍州刺史尚書僕射歸之七年卒贈本官第三子然于時頗知名隋鷹擊郎將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漢征南大將軍彭之後也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善於辭令以刑獄參

軍隨答至襄陽答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克使詣闕應對開敏深為太祖所嘉自此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寧縣公答之承制也授中書舍人遷襄陽郡守及稱帝徵為太府卿領中書舍人轉太府領舍人如故尋遷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答委以機密答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高祖錄善方充使之功追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帥都督代王記室參軍後仕隋歷安固令柳義江三州司馬零陵郡丞之象掌式中士隋文帝相府參軍事後仕隋歷尚書虞部員外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傳佳北地人祖照金紫光祿大夫父譔湘東王外兵參軍准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答之鎮官至度支尚書歸之七年卒

贈太常卿謚曰敬康所著文集二十卷有二子曰秉曰執竝材兼

文史秉尚書右丞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答歷黃門散騎列卿

後至度支尚書歸之九年卒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

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踧躅自陳不謗答又謂之

如初如周懼出告祭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

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作如

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

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

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

反深眾咸服其寬雅有七子希顏希華知名希顏有文學仕至中

書舍人希華博通經術為荆楚儒宗

蕭欣梁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孫煬王機之子也幼聰警博綜墳

籍善屬文嘗踐位以欣襲機封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

歸之二十三年卒贈司空欣與柳信言當歸之世俱為一時文宗

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

柳洋河東解人祖愔尚書左僕射父昭中書侍郎洋少有文學以

禮度自拘與王浞俱以風範方正為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出

為上黃郡守梁國廢以郡歸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卒

徐岳東海人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簡肅公勉之少子也少

方正博通經史初為東陽王琮師琮為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除

侍中左民尚書俄遷尚書僕射從琮入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終

於陳州刺史子凱祕書郎岳兄矩有文學善吏事頗黷於貨賄位

至度支尚書子敬鴻臚卿

一詩文宗  
蕭欣  
柳信言

王浣琅邪臨沂人。祖琳侍中太府卿。父錫侍中。浣少有令譽。尚答妹廬陵長公主。歷祕書郎太子舍人。宣成王友。廬陵內史。答踐位授侍中。吏部尚書。歸之四年。使詣闕。卒於賓館。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子瓘有文詞。黃門侍郎。浣弟澁方雅有器識。位至都官尚書。歸之二十年卒。子懷祕書郎。隋沔陽令。

范迪順陽人。祖縝尚書左丞。父胥鄱陽內史。迪少機辯。善屬文。歷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散騎常侍。歸之十七年卒。有文集十卷。

子哀。迪弟適。文采劣於迪。而經術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長史。

沈君游吳興人。祖僧叟左民尚書。父廵東陽太守。君游博學。有詞

采。位至散騎常侍。歸之十二年卒。有文集十卷。弟君公有幹局。美

風儀。文章典正。特為歸所重。歷中書黃門侍郎。御史中丞。自都官

尚書為義興王獻師。從獻奔陳。授侍中。太子詹事。隋平陳。以獻同

謀。度江伏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內史。敞少有器量。博涉文史。

以吏部郎使詣闕。時王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王者

詰之。敞對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

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之後。便恐

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王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祖善之。乃

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民尚書。從琮入隋。

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子謚謙。

史臣曰。梁主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

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眾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

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

謂賢哉。嗣子纂承舊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讐。

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

九月廿一日午後薄星公陰暑揮汗而讀焉

漢書卷四十八

十五

周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終

周書卷四十八

周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鄯至

白蘭

氏

稽胡

周書卷四十九

庫莫奚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矣。日月之所臨照。至廣矣。然則萬物之內。民人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廢俗曠。求之鄒說詭怪之迹。實繁。考之山經奇譎之詞。匪一周孔存而不論。是非紛而莫辯。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彊盛。肆志於遠略。匈奴既却。其國已虛。犬馬既來。其民亦困。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絕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羸劉。違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稱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邊以權道。趙魏尚梗。則結姻於北狄。廐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名遐洎。卉服氍毹。輻湊於屬國。商胡販客。壘委於旗亭。雖東略漏三吳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國威之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不足爲弘矣。其四夷來朝聘者。今竝紀之於後。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爾。

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朱蒙長而有材略。夫餘人惡而逐之。土于紇斗骨城。自號曰高句麗。仍以高爲氏。其孫莫來。漸盛。擊夫餘而臣之。莫來裔孫璉。始通使於後魏。其地東至新羅。西渡遼水。二十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千餘里。治平壤城。其城東西六里。南臨浪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則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

攝大官有大對盧次有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侯奢烏拙太大使者  
大使者小使者齋奢翳屬仙人并禱薩凡十三等分掌內外事焉  
其大對盧則以彊弱相陵奪而自為之不由王之署置也其刑法  
謀反及叛者先以火焚蕤然後斬首籍沒其家盜者十餘倍徵贓  
若貧不能備及負公私債者皆聽評其子女為奴婢以償之丈夫  
衣同袖衫大口袴白韋帶黃革履其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為之雜  
以金銀為飾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上以顯異之婦人服  
裙襦裙袖皆為襪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有甲弩  
弓箭戟稍矛鋌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土  
田瘠薄居處節儉然尚容止多詐偽言辭鄙穢不簡親疎乃至同  
川而浴共室而寢風俗好淫不以為愧有遊女者夫無常人婚娶  
之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恥之父母及夫喪其服

制同於華夏兄弟別限以三月敬信佛法尤好淫祀又有神廟二  
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餘  
神之子竝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朱蒙云璉五世孫成大  
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成死子湯立建德六年湯又遣使來貢  
高祖拜湯為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  
百濟者其先蓋馬韓之屬國夫餘之別種有仇台者始國於帶方  
故其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  
里南北九百餘里治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  
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  
大餘氏號於羅瑕民呼為韃吉支夏言竝王也妻號於陸夏言妃  
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二品德率  
四品扞率五品奈率六品六品已上寇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

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李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部肉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官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都市部都有萬家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郡將三人以德率爲之方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民庶及餘小城咸分肄焉其衣服男子略同於高麗若朝拜祭祀其寇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敬婦人衣以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

蕭投壺樽

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蒲等雜戲然尤尚奕碁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人犯姦者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塋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溫暖五穀雜果蔬菜及酒醴餽饌藥品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馳驢騾羊鵝鴨等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每歲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後魏宅中原竝遣使稱藩兼受封拜齊氏擅東夏其王隆亦通使焉隆死子昌立建德六年齊滅昌始遣使獻方物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蠻者盤瓠之後族類番衍散處江淮之間汝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爲寇亂逮魏人失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墮落尤盛餘

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太祖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以爲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首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清及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維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語在泉仲遵及景宣傳。魏廢帝初。蠻酋樊舍舉落內附。以爲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魏恭帝二年。蠻酋宜民王田興彥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附。以興彥季昌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西人譙淹扇動羣蠻。以附於梁。蠻帥

向鎮侯向日彪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都唐守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荆州之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招李遷哲討破之。語在敦及遷哲楊雄等傳。武成初。文州蠻叛。州選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嗣等總兵出討。雖頗剪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喬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於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涪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賊騰乃總集將帥。謀其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涪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克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



不尅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剪其羽毛。然後進軍水  
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  
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  
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此城峻嶮。四面壁立。  
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蠻以爲峭絕。非兵衆所行。騰  
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月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  
管。雅知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爲  
父子。又多遺其金帛。伯犁等悅。遂爲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  
亦是險要。令賢使兄子龍真據之。騰又密誘龍真云。若平水邏。使  
其代令賢處。龍真大悅。密遣其子詣騰。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  
蠻貪利既深。仍請立效。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  
以三百兵助之。旣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

京觀

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虜獲一萬口。令賢遁走。追  
而獲之。并其子弟等。皆斬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  
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蠻望見。輒大  
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默城。令其子寶勝據  
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  
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易拔。賊若委城奔  
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回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  
擊破之。擒五子王於石默。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擒萬  
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  
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移歸。並是碇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  
以爲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渠冉祖喜。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闇  
討平之。自此羣蠻懾息。不復爲寇矣。

茶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由達于邛笮川洞之間。在所皆有之。俗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阿第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喜則羣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遞相掠賣。不避親戚。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撻捕逐。若追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卽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祭祀焉。往往推一酋帥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自江左及中州。遞有巴蜀。多恃險不賓。太祖平梁益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俘斬

萬五千人。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復攻拔其三城。虜獲三千人。降其種三萬落。語在騰傳。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彊。討之者皆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旣不能制之。今須別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旣分。易爲經略。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卽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悉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

諭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語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要我。若從險路，出其不虞，獠衆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隨卽治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攜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稅租，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獠和。建德初，李暉爲梁州總管，諸獠亦竝從附。然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者也。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各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卽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

又無徃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卽以其繼母世叔母及嫂姊妹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勒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帶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勒孫彌忽始通使於後魏。太武因其所稱而授之，自彌忽至合定，九世每脩職貢不絕。後見兩魏分隔，遂懷背誕。永熙末，合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大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詔行臺趙貴督儀同侯莫陳順等擊破之。合定懼，稱藩請罪。太祖捨之，拜撫軍將軍。四年，以合定爲南洮州刺史，要安蕃王。後改洮州爲岷州，仍以合定爲刺史。是歲秦州濁水羌反，州軍討平之。七年，合定又舉兵入寇，獨孤信時鎮隴右，詔信率衆便討之。軍未至而

命定爲其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黨。朝廷方欲招懷殊俗，乃更以其弟彌定爲宕昌王。十六年，彌定宗人獠甘襲奪其位。彌定來奔，先是羌酋傍乞鐵忽等因命定反叛之際，遂擁衆據渠林川。與滑州民鄭五醜扇動諸羌阻兵逆命。至是，詔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涼州刺史史寧等率兵討獠甘等，竝擒斬之。納彌定而還。語在貴等傳。其後羌酋東念姐輩廉俱和等反，大將軍豆盧寧、王勇等前後討平之。保定初，彌定遣使獻方物。三年，又遣使獻生猛獸。四年，彌定寇洮州，總管李賢擊走之。是歲，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鄧至羌者，羌之別種也。有像舒治者，世爲白水酋帥，自稱王焉。其地北與宕昌相接，風俗物產亦與宕昌略同。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檐桁失國來奔。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復之。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鄴。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氏者，西夷之別種。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也。漢武帝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漢末有氏帥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最爲彊族。其後漸盛，乃自稱王。至裔孫纂爲符堅所滅。堅敗，其族人定又自稱王。定爲乞伏乾歸所殺。定從弟盛代有其國。世受魏氏封拜，亦通使於江左。然其種落分散，叛服不恒。隴漢之間，屢被其害。盛之苗裔曰集始，魏封爲武興王。集始死，子紹先立，遂僭稱大號。魏將傅豎眼滅之。執紹先歸諸京師，以其地爲武興鎮。魏氏洛京未定，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太祖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妻女。太祖奏魏帝還之。紹先死，子辟邪

立四年南岐州氏符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  
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破之安壽以其衆降九年清水氏  
酋李鼠仁據險作亂氏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太祖遣典籤趙昶慰  
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語在昶傳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  
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氏復叛趙昶時爲郡守收其首逆者二十  
餘人斬之餘衆乃定於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氏帥蓋開等相率作  
亂開據北谷其黨單洛聚洮中楊興德符雙圍平氏城姜樊噲亂  
武階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開爲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  
後出兵討之擒蓋開散其餘黨興州叛氏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  
羅協遣使告急昶率兵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氏首楊法深據陰平  
自稱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  
年以法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羣氏復與同逆詔叱

羅協與昶討平之太祖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六州諸  
軍事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羣氏頗畏服之是歲楊法深從尉遲  
迴平蜀軍回法深旋鎮尋與其種人楊崇集楊陳佺各擁其衆遞  
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成州刺史遣使和解之法  
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魏恭帝末武興氏反圍  
利州鳳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平  
之世宗時興州人段叱及下辯栢樹二縣民反相率破蘭臯戍氏  
酋姜多復率厨中氏蜀攻陷落叢郡以應之趙昶率衆討平二縣  
并斬段叱而陰平盧北二郡氏復往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  
竝降及相還厨中主氏復爲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率  
兵入厨中討之大破氏衆斬姜多及符肆王等於是羣氏竝平及

王謙舉兵沙州氏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爲耳及頸飾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然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民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爲寇亂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政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

抄掠居民汾晉之間略無寧歲齊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僞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爲之禮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斬首送於齊神武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率兵拒戰齊神武擊滅之獲其僞主及其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方與齊神武爭衡未遑經略太祖乃遣黃門郎楊忠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太祖前後遣李遠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別部劉桑德共爲影響在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

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詔大將軍韓杲討之，俘斬甚衆。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復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欲回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語在忠傳。其後丹州綏州銀州等部內諸胡與蒲川別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寶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盛軍，盛竝討斬之。又破其別帥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喬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戰，雄復破之。德五年，高祖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稽胡乘間竊出，竝盜而有之。乃立齏升孫汝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高祖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

種類旣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剪其魁首，餘加慰撫。高祖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道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憲命譙王儉攻天柱，滕王道擊穆支，竝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又擒沒鐸，餘衆盡降。宣政元年，汾州稽胡帥劉受羅千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之，自是寇盜頗息。

庫莫奚，鮮卑之別種也。其先爲慕容晃所破，竄於松漠之間。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役屬於突厥，而數與契丹相攻，虜獲財畜，因而行賞。死者則以葦薄裹尸，懸之樹上。大統五年，遣使獻其方物。

史臣曰。凡民肖形天地。稟靈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川為紀。五嶽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出焉。跡谷岨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微。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彊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斯蓋天之所命。使其然乎。

九月十九日午後此日大暑者如盛夏

周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終

周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獻寔

粟特

周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終

周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獻寔

粟特



安息

波斯

牝狼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為部落。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別其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并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遂因為號焉。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竝愚癡。國遂被滅。泥

突厥語

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為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竝多。露大兒為出火温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為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大統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諾繫。隨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茹茹。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眾。五萬餘落。恃其疆盛。乃求

婚於茹茹。茹茹王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我。太祖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匹。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茹茹，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王。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闕氏也。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二年三月，科羅遣使獻馬五萬匹。科羅死，弟侯斤立。號木汗可汗。侯斤一名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瑠璃，性剛暴。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滅之。叔子以其餘燼來奔。侯斤又西破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毳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務。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王初立，近侍重臣等與之以氊，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王旣，神情昏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沒次特勒，次侯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尸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

敬日之  
物所出

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斨面見  
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  
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  
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廕之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斨面  
如初死之儀墓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依平生所殺人數  
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墓  
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娉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伯叔死  
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雖移徙  
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  
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  
於都斤四五百里有高山迴出上無草樹謂其爲勃登凝黎夏言  
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侯斤部衆旣盛  
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太祖許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使者  
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侯斤襲擊吐谷渾破之語在吐谷渾傳明帝  
二年侯斤遣使來獻方物保定元年又三輩遣使貢其方物時與  
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每連結之以爲外援初魏恭帝世侯斤許  
進女於太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尋而侯斤又以他女許高祖未及  
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侯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詔遣涼州刺史  
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侯斤遂絕齊使而定  
婚焉仍請舉國東伐語在荐等傳三年詔隋公楊忠率衆一萬與  
突厥伐齊忠軍度陁嶺侯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王於  
晉陽不尅侯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言於高祖曰突厥甲兵惡爵  
賞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難制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疆盛  
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

懼。但虜態詐健。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高祖不納。是歲。俟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斤復貳於齊。會有風雷變。乃許純等以。后歸。語在皇后傳。四年。俟斤又遣使獻馬。俟斤死。弟他鉢可汗立。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彊。有凌轢中夏志。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建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云為之復讐。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

殺略居民。柱國劉雄率兵拒戰。兵敗死之。高祖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冊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奉詔。仍寇并州。大象二年。始遣使奉獻。且逆公主。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律諭之。始送紹義云。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婁兄也。初吐谷渾馬與廆馬鬪。而廆馬傷。廆遣讓之。吐谷渾怒。率其部落去之。止于抱罕。自為君長。及孫葉延。頗視書傳。以古有王。父字為氏。遂以吐谷渾為氏焉。自吐谷渾至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之。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眊珠。以皂為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為恪。

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罽毳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氊蒙頭。持石從高擊殺之。父兄亡後。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貧不能備財物者。輒盜女將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莖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世傳青海駿者也。土出犛牛。鳥多鸚鵡。大統中。夸呂再遣使獻馬及羊牛等。然猶寇抄不止。緣邊多被其害。魏廢帝二年。太祖勅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遣使貢方物。是歲夸

龍駒

呂又通使於齊氏。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率輕騎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拔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馳騾六百頭。雜綵絲絹以萬計。魏恭帝二年。史寧又與突厥朮汗可汗襲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大獲珍物及雜畜。語在史寧傳。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詔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鐘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攻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以還。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

戊巳校尉竝治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其後有闐奚及沮渠無諱竝自署爲太守。無諱死茹茹殺其弟安周以闐伯周爲高昌王。高昌之稱王自此始也。伯周之從子首歸爲高車所滅。次有張孟明馬儒相繼王之。竝爲國人所害。乃更推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本爲儒右長史。魏大和末立。嘉死子豎立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內總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皆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平章錄記事訖卽除。

籍書之外無父掌文。按官人雖有列位。竝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自嘉以來世修蕃職於魏。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喜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云。鄯善古樓蘭國也。東去長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

水草。北卽白龍堆路。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驢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米率衆內附。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千里。東去長安五千八百里。其王姓龍。卽前涼張軌所封龍熙之胤。所治城方二里。部內凡有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剪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上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馬牛。羊。米。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纈。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儲。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去長安六千七百里。其王姓白。卽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所治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剝一足。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婚姻喪葬風俗物產與焉支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氍毹。皮。毳。毼。鏡。多鹽。綠。雌。黃。胡。粉。及良馬。封牛等。東有輪臺。卽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水。卽黃河也。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

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所治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向。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

卽昔羅漢比丘比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碎支佛  
跌處雙跡猶存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多深目高昌以東此一國  
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拔水卽黃河  
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拔俱北流同會於計戍  
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獻作噠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里其王治  
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其  
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  
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其人兇悍能戰鬥于闐安息等大小二  
十餘國皆役屬之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  
二年竝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庵蔡一名温那沙治於大澤在康居

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方物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東去長

安一萬七千五百里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

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牀戴金花

冠衣錦袍織成被皆飾以珍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

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并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

髮前爲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

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

乃還王卽位以後撰諸子內書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

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爲

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翳噴妃曰防



火祇神

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模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勃掌文書及眾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薩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器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竝乘象每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若髡或剪半鬚及繫排於項上以為恥辱犯疆盜者禁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准地輪銀錢俗事火祇神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祭其先死者氣候暑熱家自藏水地

多沙積引水流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珠玉出名馬及駝宮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珍珠雕珠頗黎珊瑚琥珀瑠璃瑪瑙水晶琴瑟金銀鍍石金剛火齊鑽銀銅錫朱沙水銀綾錦白疊氍毹氍毹赤氍毹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華撥石蜜干牛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

史臣曰西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焉昔嚴尤班固咸以周及秦漢未有得上策雖通賢之宏議而史臣嘗以為疑夫步驟之來綿自今古澆淳之變無隔華戎是以反道德棄仁義凌替之風歲廣至淫陽入北地充斥之釁日深爰自金行遠乎水運戎夏離錯風俗混并夷裔之情偽中國尋知之矣中國之得失夷裔備聞之矣若乃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而禦之去而守之夫然

則敵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工。於奔命。疆場苦。其交侵。欲使偃伯。靈臺。歐世仁壽。其可得乎。是知秋宗之雅旨。護軍之誠說。實有會於當時。而夫尤於後代也。然則易稱見幾而作。傳云相時而動。夫特者。時夫之所繫。言山之所由。況乎謹見之詞。治亂之運代。有戎狄之地。強弱之勢。無恒。若使臣奇之與。驪摩和。况之與。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立。權。則舉無遺策。謀多立言。默心之虜。革面匪難。沙幕之北。雲嶽何遠。安有固秦漢。魏。優劣在其間哉。

九月二十日 此日早臨田大學信長選與平之事相之

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二終



